



鬆綁論下的臺灣報導文學讀本

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
須文蔚

當 1935年4月11日的卓蘭大地震發生後，文學家楊逵深入災區，望見7.1級的地震摧毀了一座又一座的庄頭，全島因此死亡了3,276人，他以見證者的身分舉筆用日文寫下了〈臺灣震災地慰問踏查記〉，開啓現代臺灣文學史上作家進行報導文學的新頁，再現一份屬於臺灣田野的共同記憶。

從楊逵開始，歷經了大半個世紀，臺灣報導文學受到殖民者箝制、白色恐怖鎮壓乃至大眾文化壓抑等輪番的困頓，正像一絲瘦弱溪水，引領著生靈穿過山谷重重設下的排障與傷害，航向廣闊的流域，匯聚更多支流，鋪綠無涯蔓生的草原。

像報導文學如是影響力巨大的文類，卻始終因為理論付諸闕如，迄今仍未建立一套清晰的文學批評架構，就連：「報導文學是什麼？該如何寫？」這樣簡單的問題，都言人人殊。向陽與須文蔚所主編的《台灣報導文學讀本》一書的編選觀是用「社會運動史」來貫穿，亦即藉由回顧臺灣報導文學與社會運動發展的緊密關係，彰顯出臺灣報導文學發展的原動力應為社會運動，而不僅限於大眾媒體編輯的提倡，或是文學獎的提攜。換言之，本文針對臺灣報導文學代表性作品對照社會運動史進行考察，標示出作品與時代、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文學環境等特質，可以展現出作為一種進步性的文類，如何展現出文學的社會動員力。

至於「報導文學該如何寫？」《台灣報導文學讀本》則大膽提出「鬆綁論」，希望藉由解除絕對客觀書寫、學術式書寫以及體式偏

向散文等迷思，擴大書寫者的空間，讓報導文學能回歸文學創作的場域，累積與民間社會的緊密臍帶關係。

報導文學鬆綁論的內涵

在本書的緒論中，清楚地定義：脫胎自左翼文學傳統的報導文學，有其高度傾向性、進步性、批判性與人文關懷精神，因此動人的報導文學作品必須以具備社會改革功能的意圖為核心，並且以田野調查的方式觀察事件，佐以採訪充實作品觀點，透過具有感染力的描述、敘事與結構安排，再現出臺灣田野的共同記憶。

要回應這個定義，也必須同時檢視臺灣報導文學作者普遍在書寫上面臨的瓶頸，大體上不出下列幾個迷思：一、強調報導的絕對客觀化；二、過度表彰「學術化」的書寫框架；三、忽略散文以外的文學體式。因此有必要提出報導文學的「鬆綁論」，舉出更多具有前衛性格的作品，讓讀者去除迷思，重新省思報導文學的書寫策略，讓報導文學回到文學創作的領域中，讓未來的讀者走出書寫的困境，是《臺灣報導文學讀本》的一個中心思想。

一、報導文學的任務是「再現」田野

在目前絕大多數從事報導文學書寫者的心中，「客觀」與「真實」隱然成為最高指導原則。理論界更一味的套用新聞寫作規範，援引附會純淨新聞寫作的標準：處理資料要儘可能客觀公正，要平衡報導，並且反對文字中帶有議論，企圖藉此確保報導文學的「客觀性」。如此一來，要讓一個文學作品



兼備純淨新聞的客觀，又兼具文學的創意，不免讓創作者兩面為難。

其實傳播界近年來不少論述修正了「新聞報導是客觀」的看法，不再認為記者能像鏡子一樣反映社會真實。文化研究學者 Carrgee 就指出，將新聞視為是一種以符號活動對社會與政治真實的描述，已取代過去將新聞看作是傳輸過程（transmission）的典範。文化研究的巨擘 Hall 更進一步表示，媒體僅能忠實地以符號再現（representation）社會既有組織權力與秩序。同理，而經常站在田野中，支持社會貧困者、弱勢者的報導文學寫手，無論是為江河日下的自然生態、人文環境或是社會關係請命，遠較新聞記者更無庸考量「平衡報導」。透過建構論的觀點，其任務無非是再現田野中的特定事件，以報導文學形成一個「版本」，相對於事實本身，作品因為篩選了事實，必然會有出入，而且不同的報導者介入，往往會形成更多種「版本」。既然報導文學永遠不可能直接地反映真實，作品永遠是一種建構，一種再現，而非映照真實的鏡子，創作者實在不需要遷就傳統新聞寫作的框架，追求絕對的客觀公正，排斥主觀的介入。

報導文學本身應當包含了一定程度的主觀與價值判斷，楊遠就主張，作者對應該報導的事實，必須熱心以主觀的見解向人傳達。新聞學者潘家慶亦指出，報導文學是一種非虛構的事實，透過文學的表達形式，目的只在發掘真相，表達作者本身的理念，而希望能產生改革社會的效果。以這樣的標準，報導文學的任務是「再現」田野，借用新聞寫作的聲調，但是讓報導文學「姓文不姓新」，回到文學傳統中，實有其必要性。

二、回歸「實在的文學」的報導傳統

報導文學縱使鬆開了絕對客觀的束縛，但在崇尚「學術化」書寫框架的臺灣文壇，大篇幅的引經據典，加上不注重敘事、描述，泰半的報導文學作品不具可讀性，作品對讀者的感染力幾乎也都不高。

其實讓報導文學從「田野」走向「學院」，從「散文化」突變成「學術化」的書寫框架，與 70 年代中葉以降，兩大報文學獎的典律化作用，以及學術界的推波助瀾脫不了干係。

不少報導文學獎得獎作品的「前身」是學術研究，研究者挾著田野調查的豐富資訊，以及鉅細靡遺的文獻調查，以優美的筆調改寫後，參與報導文學獎的甄選。這類作品通篇鮮少著墨於人物的刻劃、環境的描寫與氛圍的渲染，卻能擄獲評審青睞，長此以往，後繼者群起仿效之，自然造成一股風潮。另一方面，來自學院的報導文學作品也不斷加速「學術化」的趨勢。不少以社會為研究對象的學者，在學術研究的同時，除了發表學術性的文章外，就同一題旨再從事報導文學創作者，所在多有。慢慢地這就形成另一種風氣，構成一種不完全以書齋，而全以社會為對象的學術傳統。

這種在學院興趣與社會責任之間取得均衡的作品，固然是報導文學相當重要的一個面向，也將更豐富的思考性與批判力帶入文學界。但是，後繼者毫不反省地模仿，只成就資料堆砌的文本，反而與社會生活漸行漸遠，更與「實在的文學」理想背道而馳。因此，鬆開「學術化」書寫框架的限制，讓文獻資料作為觀察、採訪的背景知識，作者不僅只是運用優美的文筆，更重要的是栩栩如生地再現現場，教田野中的消息來源發聲、批判與辯駁，應當是另一個值得正視的議題。

三、報導文學體式的多元化

報導文學的體式，一般來說是以散文呈現，但不僅僅如此，也可以用日記體、書信、論文體、報告劇、議論體等。早在 1937 年茅盾比較中外的報導文學後，就主張報導（告）文學不應當以體式為界限，而應以性質為主。換句話說，採用散文以外體式的文學作品，有其高度傾向性、進步性、批判性與人文關懷精神，其內容以紀實為主，應當仍屬於報導文學的範疇中。



固然，報導文學務必排除虛構，不像小說創作能出入虛構與紀實，可以爲了作者的想法而虛構事件、典型化人物、改寫現實世界，且在情節與氛圍的渲染上富有煽動性。但報導文學通過了書寫者的思索和文字的表現，應當可以向小說家借用刻畫人物、描寫環境以及渲染氣氛的手法，必要時也可對事實做適度的處理與取捨，以想像力進行合理的推論與想像，但是不能背離真實。

在鬆綁理論下，報導文學不像純淨新聞寫作具有一定的形式，如果有必要，「新聞寫作」的常見框框應當可以打破。也就是在敘事的手法上，把事實穿插連貫起來，展開情節，應爲可行的手法。爲了讓讀者瞭解，縱令使用對話或一問一答方式，使文章帶上一點小說形態，本質上還是報導文學。在美國新聞界，採行非虛構寫作著稱者，如《冷血》(In Cold Blood)的作者卡普特、《王國與權力》(The Kingdom and the Power)的作者塔尼斯以及伍爾夫。他們的風格包括重新創造記者或其他人可能聽不到的對話，以及描述主角在新聞情境中的思想與感情。對這些傳統新聞學上認爲小說化的寫作方式，這些作者提出的辯護理由是，作者如此接近所撰寫的新聞事件與人物，因此重新建構這些事件、人物與思想，就像寫純淨新聞的記者摘要選擇具有代表性的引言一樣地忠於現實。

另一方面，在生態書寫或歷史人物的報導上，保育動物並不能言語，已經往生的歷史人物更無從採訪，在從事報導上勢必遭遇困難。在與報導文學十分近似的紀錄片領域中，近年來就針對同樣的困境，有許多不同手法，採納主觀觀點，甚至「想像」與「再現」成分進入紀錄片中。

紀錄片中採納主觀觀點者，如互動式紀錄片，在語言聲音方面，自由引用攝者與被攝者的敘述，兩種聲音交替出現或互相辯證；在影像方面，作者經常出現在畫面內，直接討論事件，或與受攝者交換意見，因此導演具有出入時間與歷史事件的自由。另一方

面，更爲前衛的紀錄片中，不乏找演員重現歷史場景，或是採用虛構的畫外對白，都廣爲西方紀錄片影展接受，著名的例子如葛瑞塔席勒的《掩護曼德拉的人》，或如蘇俄導演歐斯波夫的《心聲》，皆出現過採納此類手法，並不減損其在紀錄片史上的地位。一般大眾更熟悉的「探索」(Discovery)頻道或「美國國家地理雜誌」頻道中的生態記錄，也常見以擬人化的方法，進行動物生活的報導，十分生動有趣。

在鬆綁論下，報導文學寫手應當重新思索非虛構的書寫體系，無論是採用前衛性紀錄片般的主張，或是採納新新聞學理論，報導者可利用的敘事手法、推論與詮釋的空間，當更加寬闊，報導文學美學價值也自然較能提升。

結語

《台灣報導文學讀本》從報導1935年的卓蘭地震起，到1999年的集集大地震迄。相同題旨的報導文學作品再現臺灣田野的共同記憶，讓民衆體會文學確實有帶領讀者走向陌生世界的寫實功能，讓大眾理解歷史並不是孤立與單一的事件。報導文學雖然是微弱的星火，但是只要有讀者持續望見，就有助於人民擺脫集體失憶的災厄，走出現實環境中重重的迷宮。

從社會運動中長成與飛馳是臺灣報導文學在上個世紀的縮影，所有在田野、現場的人、事、生活滋養了報導文學的作者，啓發了大眾關懷社會，讓書寫者、讀者以新的眼光重新去認識臺灣與世界。

只要社會運動不停歇，人文關懷不停歇，報導文學工作者就有豐厚的田野可投身。特別在臺灣步向政治充分民主的新環境中，當民間社會不耐於擺盪在市場的混亂與國家的過度干涉，當人們警覺到來自國際的力量不斷傾壓本土文化，來自草根的聲音必然會對現狀不斷提出批判，而具有文學心靈的報導者將會帶給大眾更多隱而未見的報導，相信絕會超越上個世紀報導文學作品所提供的思考、視野與批判力。